

蘇州府志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湖山書局藏

湖山書局藏

湖山書局藏

聖學宗傳序

宗也者對教之稱也教濫而訛緒
分而閏宗也者防其教之訛且閏
而名焉故天位尊於統正學定於
宗統不一則大寶混於餘分宗不
明則聖真奸於曲學然宗無外教
之宗而宗所以教猶人非異跡之

人而人所以跡耳易曰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徑錯糅
至心而一智故百變尅體則齊萬
塗宗於一心萬慮宗於何慮以微
妙而揭道心之目以未發斯有大
中之名爲生生之本則曰仁爲化
化之基則曰義無爲故命曰至誠



粹精而稱爲性善道州狀之以太
極河南標之以一體在子靜乃立
其大在敬仲則號精神在姚江爲
不學不慮之良在安豐爲常知常
行之物斯皆宗之異名也至於利
用出入則物物皆宗百姓與能則
人人本聖然聖非學而不傳宗非



聖而何系如懸的之射失扶寸而
已至尋常如泛海之舟昧鍼芒而
遽迷南北悖凶修吉克聖罔狂忠
清且屬未知仁智猶云滯見坦夷
誠實尚繫天資薦學力行未爲聞
道譬諸天潢正派非崔盧王謝之
可倫濟瀆孤流雖泆地經川而難

混遠尋脉絡若滲枯漉血祖禰必
通妙協樞機如握節挾繻遠近斯
契此豈有異術哉以心傳心而已
然難啟榛途易投錦筭大道荒於
好徑庸德孤於鮮能則有蹈跡疑
心迷宗滯教於是駭大觀以爲私
已訾同德以爲異端心行藏密而

反興疏略之譏日用現前而更啓
幽玄之議原其所惑公私同異密
疎幽顯凡有四端不知道資發育
性極範圍痿痺療而一氣畢通籬
棘除而八荒我闔會之爲已而何
不至離之爲物亦何不睽而反疑
盡性非及物之功求志爲自私之

務其蔽一也先民有言同乎凡民
日用者謂之同德異乎凡民日用
者謂之異端故自私用智卽干非
聖之刑順性契真方號守經之士
自非適道奚免叛常而翻令循常
平蕩之途蒙隱恠詭竒之目其蔽
二也作者必倦行者必休至爲本

乎無爲不習乃能時習進德若歷
天之兩曜不舍日昏改過如無翳
之雙眸難容塵屑必窺正體方有
真功而猥以燭炬笑貞明枯槁誇
洪潤其菽三也心無體而靡事不
心事何依而無心不事樹頽運臂
輒造精微加帚扱箕直通神化縱

心皆活潑潑之地舉目卽斯昭昭
之天而言理者或妄索於杳冥涉
事者遂致疑於虛寂其蔽四也甚
者畏溺而併畏江河逃影而兼逃
日月不知王者有道守在四夷儒
術旣明義羅百氏準諸五教則事
理不礙頓符圓極之詮例以重玄

則無有俱超遂握妙門之鍵若家
督之先介庶若大將之總偏裨而
其滯言累自封名畛跡類攘而實
讓權彌攬而愈移遂令高明之士
操戈名教之場夸毗之徒運樞詩
禮之域夫都郭氏之穴者豈資三
品於隣家飽郇公之厨者不羨八

珍於異域華風未競期走胡走越
以橫趨正教宏開乃逃墨逃楊而
善反今以功利之俗學駕訓詁之
膚詞而欲闡繹聖真彌綸大道不
亦遠乎是以五蔽未祛一尊奚定
此海門周子聖學宗傳所由作也
斷自羲軒臻于晚近將聖晞賢之

畢載垂旒帶索以同塗或記事傳
心或附言明理予奪存而互見深
淺得諸並觀罔不敲髓出於骨皮
鑽腴成其羽翼東海西海廓爾回
心先聖後聖居然一揆覽族志而
不迷雲耳按水經而盡得源流嘉
惠之功於斯爲大於戲古人有言

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
義乖夫義大則何古何今言微斯
有明有晦大者類涇渭分而易辨
微者若淄澠合而難分故醫師匠
石猶有正傳畫墁履豨且資心悟
況夫精義入神之絕學皇王睿聖
之真宗而瑩見聞多岐之塗狗口

耳數寸之內北轅適郢曷喻其愚
然則事資鞭影茲策具存道契斷
輪其人有待矣是編成於萬曆乙
巳冬十月殺青壽梓王子世韜舅
弟實肩其費功亦偉云會稽陶望

齡謹序

聖學宗傳序

夫道一而已矣昔者聖人仰觀俯
察形容模擬此一不可得於是系
以一畫畫之陽者曰乾乾曰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宗統所
自來也夫子曰文不在茲子輿氏
曰見而知之曰茲與之雖不明言

所以而萬古斯文之統卒不越此
寥寥數千餘載唐昌黎氏云堯舜
禹湯文武以是遞相傳授宋周子
所謂太極程子曰識仁我明新會
曰自然新建曰良知皆是物也隨
人所指而名之譬之天一也東南
西北之人各隨俗而名而仰觀太

虛昭昭日月星辰則無不一然難
言矣予友紹興周子早志真宗學
有本原慮前聖以一脉相傳恐後
之人不曙斯義乃溯自羲軒及我
明諸儒先有關斯學者名曰聖學
宗傳蓋其意曰帝之與王聖之與
賢隱之與顯微之與彰雖異位而

人同人同而此心同此心同通之
千百萬世無弗同獨柰何不求者
既委至寶于草莽而求之者又橫
以意見意見穿鑿是取至寶而付
之烈焰又不如隱于草莽之爲完
璞也其意良苦矣予讀是書因有
感于昔儒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

書顥顥爾周書噩噩爾予今茲書
亦云讀虞夏商周之語如身遊渾
渾顥顥噩噩之天未嘗不神遊心
醉厥後源遠派分辯駁愈多心愈
戚心愈戚視渾渾之風益遠雖然
此亦諸儒先不得已也滔滔東注
其何已時長天末日恃有此真性

在真性不昧直息諸見揖唐虞周
孔羨墻間茲傳也吾不知其盡也

昔

萬曆丙午仲夏月吉水鄒元標爾

瞻父撰

聖學宗傳後序

聖人亦人也學則聖聖則人不學
則非人孔子故嘗憂之而今世冠
紳之士誦法孔子顧乃諱言學或
差言學諱不可也差乃寔甚申韓
原於道德李斯出於荀卿金陵本
於經術其毒天下可勝道歟乃至

訓詁意識自質靈竅終日學而無
當於宗夫學之有宗如人之有祖
祖之血脉在吾身聖之精神在吾
心爲人而自忘其祖自忘其身心
不亦大可哀耶海門先生憂之而
宗傳所由述也或者曰先生宗文
成以直遡洙泗者也孔欲無言而

先生顧以言明宗耶曰言以明其
無言者也人之夢也或喚之醒其
迷路也或指之歸喚醒者指歸者
語則誠贅不喚不指而聽其夢且
迷豈孔氏家法耶羲之前無一陶
姚之前無中尼山之前無太極
橈所欲洩不得已而立名宗傳之述

亦不得已也曰古今明宗多矣何
獨取是刪耶曰儒之立言如醫之
立方症愈變方愈多傳亦愈禿得
國手而揀擇之握其至要以葆元
氣不尤便於生人哉宗傳之書乃
簡易方也愚未學而仕自病病民
每讀是書則習氣伎倆不覺消滅

使善學者而一讀卽解以証於宗
還其故吾立臻聖域如病盡方廢
則以不傳傳可也是先生之意也
萬曆丙午十月望日新安門人余
懋孳頓首謹書

海氛在
 頃刻不
 萬其好
 學而一
 齋即報
 以信
 宗



聖學宗傳目錄

卷之一

伏羲

神農

黃帝

顓頊

帝嚳

唐堯

虞舜

大禹

臯陶

成湯

伊尹

傳說

泰伯

卷之二

文王

武王



箕子

周公

衛武公

卷之三

孔子

顏子

子貢

子路

子夏

漆雕開

曾點

子張

曾子

子思

卷之四

孟子

荀卿

漢董仲舒

卷之五

揚雄

隋王通

唐韓愈

卷之六

宋穆脩

胡瑗

李之才

邵雍

周敦頤

卷之七

程顥

程頤

呂希哲

邵伯溫

張載

謝良佐

游酢



卷之八

楊時

呂大臨

尹焞

張繹

羅從彥

胡安國

胡宏

劉子翬

李侗

張九成

卷之九

朱熹

張栻

呂祖謙

卷之十

陸九淵

蔡沈



卷之十一

楊簡

真德秀

元許衡

吳澄

黃澤

卷之十二

國朝薛瑄

吳與弼

陳獻章

卷之十三

王守仁

徐愛

卷之十四

錢德洪

王畿

卷之十五

鄒守益

歐陽德

薛侃

卷之十六

王艮

黃弘綱

何廷仁

徐懋

卷之十七

羅洪先

趙貞吉

卷之十八

王棟

朱恕韓貞夏廷美附

羅汝芳

聖學宗傳目錄終

聖學宗傳卷之一

東越

周汝登編

王繼業

陶望齡訂

王繼晷

泰閱

伏羲

伏羲氏風姓生有聖德象日月之明稱曰太昊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卦
有三爻因而重之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金氏曰伏羲之畫卦也有圖

而無書有占而無文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卽六十四大字也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邵氏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事萬物生於心也先天圖中環中也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羅氏曰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竭力窺覷所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爭奈他志力

精專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
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箇圓團團光爍
爍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
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
他做太極也蠡測曰伏羲畫卦之意果何爲者
蓋專以形容吾心之萬事萬物而已是故一身
之中頭目鼻舌手足肩背以至喜怒哀樂生死
夢寤出處進退禍福吉凶卦之畫以形容此固
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天地之間日月山川草木

蟲魚以至寒暑晝夜古今終始卦之畫以形容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卦畫有所從起圖之虛中乃從起之原虛中無有名字孔子強名之太極虛中無有一物周子特標以無極無極而太極即吾心是也心非思慮知識之謂不離思慮知識而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生天生地生萬事萬物者此也伏羲欲使人覽圖而知一切備於我後之儒者不知在我而推之於天地若身外然者伏羲欲使人覽圖

而知萬只是一有根於無後之儒者不務窮其
本根而徒於萬上尋求有處執著伏羲之旨湮
矣善乎負苓者之言曰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
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
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
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
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
作爲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太
朴散矣嗟乎負苓者之言其有所感也夫

神農

神農氏姜姓初藝五穀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民
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
神而化之以療民疾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
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忿爭而財足
無制令而民從帝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
艮遂以艮爲首作連山之易蠱測曰大學首言
知止此連山之旨也

黃帝

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
成而聰明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
亡之難是時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
無夭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鷲鳥不妄搏鳳
凰巢於閣麒麟遊於囿螽測曰古稱黃老老子
有五千言而黃帝之書莫詳史載存亡之難死
生之說而竟不言其所以難所以說素問等固
不足以當之也惟列子有曰精神入其門骨骸
反其根我尚何存所謂難與說者或類是與他

見於諸子中者良多而人頗疑之故不具采焉

顓頊

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嚳

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私其身

帝堯

帝堯祁姓名放勳父摯受封於陶又改國於唐
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時年十五都
於平陽帝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
格於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
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帝曰
疇咨若時登庸子丹朱及庶子九人皆不肖遜
位讓許由由不受逃隱群臣咸舉舜舜賢明堯
亦聞之七十有三載禪舜舜受終於文祖命舜
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一百載

帝乃殂落年一百十七歲初帝遊於康衢兒童
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帝
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存心於天下加志
於窮民一民饒曰我饒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
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不賞而民勸不罰而
民治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
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蠡測曰帝堯首揭中字
斯道統之真宗所自啓也子思子註之曰喜怒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謂刻的明切之甚而後
儒再下註脚辭支而青晦矣夫中亦強名疇咨
若時時卽中之謂也亦道之謂也此箇隨在而
異名隨用而異施曰欽曰明等種種名言皆此
之別號也推之九族百姓萬邦種種施設皆此
之妙用也非有二也是故慈湖楊氏曰疇咨若
時登庸者言誰乎嗟哉有能順是者乎吾將登

用之時卽道也天地間惟有此道而已三才萬化萬物萬事萬理皆不出此道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卽道之異名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之義初無形體之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于言意妙哉時之爲言也非大聖疇能爲是言易多曰此此卽時漆雕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際始間言之舜曰若不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所以言道道之爲言終不

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
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采者采事也次問事
則知時道也又曰帝堯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
無爲寂然不動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自足
以默安天下之民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
下服者此光也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
不可以力爲也然此非於欽明文思外復有所
謂光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
爲而被四表格上下

帝舜

帝舜姚姁名重華始爲虞氏唐堯壬午生舜於姚墟父瞽瞍頑繼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往于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引慝欲殺不可得欲求常在側侍親拊弟日以篤年二十孝友聞四海耕於歷山歷山之人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讓居陶於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所至嚮合父母不愛弟妹不親雖耕稼陶渙勞悴困苦無入而不自適也後瞽瞍亦允若堯在位七十載

求賢異位舜濬摺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堯
實知之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四
岳咸薦舜謂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
其試哉乃徵之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
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
倦而天下自來帝館之於貳室錫之絺衣雅琴
命之姚姓配以二女事之九子帝將胥天下而
遷之乃歷試諸難使宅百揆靡不時叙屬之微
典無或不從賓於四門諸侯穆穆烈風雷雨納

於大麓而弗能迷也堯之七十三載舜遂攝位
堯崩踐天子之位都於蒲阪格於文祖詢於四
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五載筋
韶樂成鳳凰來儀六載巡狩觀風九載三考黜
陟幽明庶績咸熙三十有五載咨禹徂征有苗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帝
命禹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
有苗格舜以樂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爲樂正

命之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重黎又欲求人而佐焉帝曰
夫樂天地之精也夔能若此一而足矣

舜初命夔其道

多端而夔以擊石拊石了之可謂簡徑妙密帝亦以爲一而足此君臣相與之微樂之精也其後夫子語太師之樂不言制度器數而直云翕如純如皦如繹如爲樂之成孟子告齊宣王以古樂只就民情之欣欣盡之陽明論元聲只在心上求心氣和平便是元聲之始千聖授受蓋無有不統
於宗者也
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命禹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
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四十有八載崩於鳴條壽百一十二歲舜爲君
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
好生故也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
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
於民心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

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堯舜之事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陸子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

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
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羅氏曰人
字道字雖少別而心止是一箇心日用不知則
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蠡測曰
史稱玄德玄之義微矣慈湖謂簫韶九成何以
能使鳳凰來儀擊石拊石何以能使百獸率舞
淮南亦謂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
未發號令而移風易俗者其惟心行者乎夫知
玄之義而後知舜雖然人能返照何德不玄所

謂舜人我人爾 後世論學有本心本天之判
然觀虞廷則止言心矣明道謂卽心便是天更
不可外求邵子亦謂自然之外別無天自然者
卽吾心不學不慮之良也故天與心不可判判
天與心而二之者非惟一之旨矣先後諸儒皆
明大舜惟心之旨夫惟心乃所以爲惟一也與
大禹

禹姒姓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父鯀治水
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岳咸舉之舜進之堯

禹祗承於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
又黎民敏德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
哉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
曰於帝念哉堯命繼鯀治水禹思拯天下之溺
且傷父績不成循江沂河盡濟暨淮勞身焦思
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過十室之邑則下以
虎秉德之士三十未娶行至塗山娶塗山之女
僅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十月生子啓呱呱而

泣禹弗顧也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
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
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視龍如蠅蜓顏色不變
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也湏臾龍俛首曳
尾而去禹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
成賦聲教四訖舜曰來禹洛水倣予成允成功
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
與汝爭功癸酉五十載舜崩禪位禹禹讓位商

均萬民不附追就禹所禹踐位南到蒼梧見罪
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
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
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懸鍾
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
鼓諭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
磬有獄訟者搖鞀癸未八歲禹年百有六崩於
會稽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呂氏曰不矜不伐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劉氏曰私於家者隔牆樊而分比隣私於己者隔形骸而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有生之類莫不欲愛利之草木昆蟲欲咸遂其生日月山川陰陽雨露欲咸得其叙誠以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痒痾疾痛一膜之通而後爲同耶剪爪斷髮體無覺知

是與草木土石何異然不肯輕毀傷者體之所
生也吹爲風呵爲霧唾爲濕呼爲響怒爲慘喜
爲舒皆吾身之氣也人心無不仁一念之差惟
欲適已故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蠅蝨王
發一快心馘蛾蝟如芻備李斯發一饕心橫屍
四海楊國忠發一疾心激禍百年其端甚微其
流甚廣可不痛哉可不戒哉孟子曰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彼有而不知有也私心勝之也噫愛
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大矣孰測之

哉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能靜然慮心常存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思無慮然感心不滅也慮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是與楊氏曰帝王之道初無甚高難行之事不過克艱一語而已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遂可致黎民之速化其道甚易其功甚大又甚敏然則後世何憚而不爲學士大夫徃徃多歸過於人主而不

知過在於士大夫之不學也道在邇而求諸遠
事在易而求諸難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
神學士大夫既不自知已之心故亦不知人主
之心舜禹之心即是心已是心四海之所同萬
古之所同克艱云者不放逸之謂也不放逸則
不昏不昏則本善本明本神之心無所不通無
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簡蠡測曰孔子
贊堯曰無能名贊舜曰無爲贊禹曰吾無間然
無間然者與我無間異也孟子稱堯舜曰與人

同稱禹曰無事欲得堯舜禹之宗者於孔子孟賁
頌之言而求之庶乎其可以悟入也已

臯陶

臯陶一名庭堅字隤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
八愷而庭堅則其一焉臯陶佐舜爲士師明五
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臯陶邁種
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
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慎厥
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無

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楊氏曰萬幾此

心念慮之微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

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

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

禹曰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

襄哉楊氏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長也其五典皆人心之所固

有固有者天也聖人所爲無毫髮人爲五典曰
天倫五禮曰天秩命有德曰天命討有罪曰天
討功曰亮天功民曰視天民招損受益以爲天
道任官惟賢以代天工其動靜罔不純於天故
無爲而治者天心之無思無爲也又曰臯陶言
謹厥身脩又曰無教逸欲又曰兢兢業業又曰
同寅協恭何數聖人者無他竒謀偉論而諄諄
惟以戒慎恐懼爲首語也於乎堯之所以爲堯
舜之所以爲舜禹之所以爲禹臯陶益之所以

爲臯陶益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
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
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不識此心者安
知之也不知者胡不於戒謹恐懼時而默察其
所以然乎蠡測曰陸氏言唐虞之際道在臯陶
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孟子亦曰若禹臯陶則見
而知之凡所云茲卽堯所云時故謂之道在未
有知乃所以爲真知故謂之見知臯陶真得其
宗矣

成湯

湯子姓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湯居亳爲夏
方伯得專征伐夏桀三十有六歲葛伯不祀使
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衆往爲之耕有
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爲其殺是童子而征
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
仇也是時伊尹耕於有莘以幣聘之桀殺直臣
關龍逢群臣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
夏臺已而得釋湯出見野張網四面而祝之曰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
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
諸侯聞之曰湯澤及禽獸况於人乎歸之者四

十餘國夏桀無道殘虐日甚遂伐桀放於南巢

湯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陸氏曰湯到這

裏却生一疑此湯之過也仲虺乃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

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天乃錫王勇智表正

萬邦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
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
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
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
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是時三千諸侯大會湯
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座拜從諸侯之位曰天
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宜
處之湯三讓諸侯皆推湯湯又求卜隨務光者
而讓之二人皆逸然後即位作誥誕告四方曰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肆台小
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
人黜服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
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
懼若將墮於深淵凡我造邦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
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十

有九祀大旱歷二十有四祀大旱殷吏卜曰當
以人禱湯曰吾所爲禱兩者民也若必以人禱
吾請自當遂剪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
於桑林之社祝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營
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
斯極也於是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謹
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以立天之道先陰
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作歸藏之易以坤爲
首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三十祀

湯崩年百歲詩人歌之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
式於九圍劉氏曰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
悠然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
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懵懵不爲汲汲
也耶故悠悠者最爲害道旣已知之玩習爲常
始焉色受聽竦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苟且一暴
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
異運同轍然而進脩之速未有如湯者日新又

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湯因其所履著於
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故曰以禮制心夫人
心一也今日有制之者是復有一心也蓋心之
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
手有翻覆寔是一形也猶聲有笑哭寔是一音也心
過則邪制邪爲正心過則妄制妄爲誠過心不
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所以成
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噫
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於

萬世者其用心如此。蠡測曰：天之一字，自臯陶發之，實莫爲而爲之意。至湯乃有上帝降衷之言，人遂執以爲性。真天降若有所與受，然者夫性果可以與受之物哉？程子之言曰：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至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夫所謂意思者，誰之意思耶？亦可悟矣。故欲知性天之說，以溯湯之旨者，必了了於程子之言。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後居伊水故氏
曰伊尹者正也爲湯阿衡使之正天下也伊尹
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
取諸人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
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湯三使聘尹尹幡然

而起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然後相湯而放伐之天下不驚湯問尹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湯崩相太甲作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囁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

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隆厥宗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作書曰先王
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
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先王昧爽
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
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棧張徃省括
於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
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

弗狎於弗順營於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
迷放之於桐宮乃自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
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
甲復歸於亳陳戒於太甲曰夏王弗克庸德慢
神虐民皇天弗保監於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
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受天明命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非商
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
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
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
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
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
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
大霧三日公孫丑問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
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則篡也陸氏曰尚書一部只是說德

而知德者實難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以此見
當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蔡氏曰所謂一
者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精粹無雜者一
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
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
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
咸有一德之書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
周公孔子同一揆也楊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
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

樂之乎卽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
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
知之者也陳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淵源甚遠
學識甚精今復取舜禹授受之微旨以告太甲
其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之心也蠡測曰孟子言
伊尹聖之任者也而至於叙道統之傳則直以
見知歸之然則任指所遇而言非真有歎於時
之謂也故程子謂聖人無優劣孟子亦曰其趨
一也曰仁也亦可見矣覺之一字尹發之而一

德之訓正其覺處一德者覺卽是一一卽是德也夫伊尹當湯桀之間五去而五就之於嗣君相之而放之而又歸之古今語行事之非常而至不一者莫如伊尹然而伊尹履之如等閒而天下信之若心目此寧有異術哉惟其一而已矣一者何覺而已矣孟子所謂伊尹之志者亦此覺而已矣是以古之人隱居求之而行義達之今不求覺而欲談伊周之事業者吾不知之矣

傳說

傳說者殷之傅巖人也武丁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以夢所見示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爰立作相置諸其左右命之朝夕納誨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對揚休命作說命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
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始終典于學德
脩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蠡測曰學之
一字說發之從伊尹覺字而來故漢白虎通云
學者覺也有善喪善矜能喪能者明無善之善
無能之能也允懷于茲造次顛沛必於是也道
積厥躬道從身得非外身而有也惟教學半教
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罔覺之學不從人
得也古訓精一執中之言成憲堯舜之心法也

罔覺卽臯陶之未有知允懷于茲卽念茲在茲
以是見聖聖相傳一脉而已惟是恭默之主當
與難名無爲並稱而謨訓不著獨此恭默思道
與啓心沃心之言亦足想見其微矣詩人歌之
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夫詩言赫赫濯濯非顯
正其所以爲恭默也書言恭默非寂正其所以
爲聲靈也詩書之旨密矣

泰伯

泰伯周古公之子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一

名虞仲少季歷泰伯與弟仲雍亡如荆蠻文身
斷髮荆蠻人君事之因號爲句吳稱吳泰伯孔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陸氏日記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
只是說末論語言伯夷叔齊求仁得仁泰伯三
以天下讓殷有三仁却從血脉上說來夫知血
脉之說者而後知皮膚之非所以論人也已蠶
測曰泰伯之逃似去人倫仲雍斷髮幾絕人顛
據其踪跡皆非名教中人而孔子至德之稱逸

民之號共無貶辭以故天下後世不敢有異議
不然而無此斷案人欲知之而不罪之亦難矣
故陸子謂皮膚非所以論人而歸本血脉乃深
有味乎其言之嗟乎血脉果可以易知者哉

舊說太王有剪商之志欲傳季歷以及昌而泰
伯仲雍逃去以成父志夫畝人國於二世之前
此操懿之心術而可以語太王哉太王有此必
無以爲八百年肇基之祖此理之可必者也詩
曰實始剪商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彼泰伯之逃

意不可測不宜強為猜度三以天下讓者泰伯
之德即可以朝諸侯而有天下而去之不居是
其讓也故于舊說俱無采焉

聖學宗傳卷之一終

聖學宗傳卷之二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校正

王繼牒

泰闕

文王

文王名昌季歷之子嗣為西伯周公追王曰文王焉西伯之為世子朝於季歷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西伯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西

伯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
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宰曰未有
原應曰諾然後退西伯之治岐也發政施仁必
先窮民之無告者伯夷呂望聞西伯善養老來
歸以就其養呂望已年八十餘釣於渭水西伯
出獵載之以歸尊之爲太公行於野見枯骨命
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吾卽其主以棺衾
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於人乎
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

以告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

韓昌黎爲羑里之操曰嗚呼臣罪當

誅今天王聖明程子曰韓子琴操道文王意中事

閔天之徒患之乃求

有莘氏美女他竒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

紂紂大悅乃釋西伯西伯歸而獻洛西之地方

千里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更賜得專征伐虞

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人界見耕者皆讓

畔民俗皆讓長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

往爲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

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以服事殷終身不貳

二十祀西伯薨年九十七詩人歌之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維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帝
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
式不諫亦入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初文王在羸里因伏羲所畫之卦演彖詞焉

是爲周易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又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陸子曰其爲道也屢遷不遷處變動不居居處周流六虛實處上下無常常處剛

柔相易不易處不可爲典要要處惟變所適不
變處程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
原顯微無間楊氏曰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
爲易不以易爲已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
不以易爲已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
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包羲氏欲形容易是已
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
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已而吾體之中又有
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一一者吾

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
默識而不可知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
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
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
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
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
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
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
不可紀極徃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

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
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故夫乾象之
言舉萬物之流行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
之義盡備於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
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
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
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
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
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

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乾者一畫之
坤坤者兩畫之乾也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
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
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
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
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已也
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
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
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

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
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
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於下柔隨之
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
聖人繫之辭曰坎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
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
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
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
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

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
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
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
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而非
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
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
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指吾之始名之曰元言
吾之通名之曰亨言吾之利名之曰利言吾之
正名之曰貞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

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巽兌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嚙爲口以吾之握爲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

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
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
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無
咎其欣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
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
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
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
二謂之一謂之已謂之已者亦非離乎六尺而
復有妙已也一也善學易者求諸已不求諸書

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此心似動而
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
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
蹟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倣此者也非蹟
自蹟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
行之不同也此非沉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
非憧憧往來以體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
也或者自以之為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

耳近取諸心卽此心而已矣不遠復此心復也
頻復頻放而頻返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
無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循吾本心以往則
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
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君子終日乾乾而非
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
升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
之衢亨非通也括囊無咎無譽非閉也三日不
食非窮也揚於王庭非得志也介於石非止也

出門同人非往也吾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况於他人乎又曰天地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諸儒唯知有說有義之謂易不知無說無義之謂易說猶無可言義猶無可說而况於無說而疆鑿其說無義而疆起其義乎深悟無說無義之爲易則庶幾乎入何思何慮之妙明大易一貫之旨矣劉氏曰易有平白坦易之塗躬行允蹈便造聖人聖處而學者忽之且言易如

虞翻陸希聲深矣皆托異夢寄古人以開其說
豈易果難言必有神授而後至耶不必爾也惟
遵平白坦易之塗足矣易固多術或尚其辭或
尚其變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盡其本則
用自應何謂本復是已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
道微九師之前未有爲易之說者豈易道本於
踐履非區區言說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爲
平白坦易之塗聖人善誘之上樞學者用心之
急務也雖然學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

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
易之病也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 乾
之彖曰元亨利貞楊氏曰六十四卦皆元也皆
亨也皆利也皆貞也今夫人一話言何從而始
乎一念慮何從而始乎非元乎日用應酬變動
不窮非大亨乎咸有利焉非利乎已則利乎物
又有正焉正則行邪則否正則利邪則害自一
人之身一日之中元亨利貞咸具焉而况于他
乎蠱測曰乾有六龍皆其自然之變化而或者

擬議於潛見惕躍飛亢之間是爲齊其末君子
問其是龍非龍而已龍德無虧則時潛而潛時
見而見以至於時惕時躍時飛時亢而惕躍飛
亢所謂時承以御天豈容一毫意必措置于其
間哉彼潛見惕躍飛亢之不當其時者以其非
龍故耳故根本只在龍德龍德如何自強不息
而已自強不息非有所加吾本是龍適如其體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有多術乎哉又曰易之道
明說屢遷不可爲典要故此六爻之用謂一人

占一爻可謂終身具六爻可謂一日之間一事
之頃一念之微而具六爻亦可潛中有見亢中
有惕躍中有飛飛中有潛以至展轉變化莫測
其端蓋不可以言解不可以慮通者也嗟乎安
得忘言絕慮之士而與之論六龍之用哉 坤
之六二周公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楊氏曰直
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
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是之謂方凡物圓則
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

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二致
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
習無不利習者勉強本有者奚俟乎習蠡測曰
文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是
知有所疑者便不直不方不大假習而反不利
故學求無疑而已矣前所云知至知終是所以
爲無疑也 蒙之彖孔子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楊氏曰不習不知之謂蒙以不習不知養之是
謂作聖之功正者夫人之所知初不高遠初不

幽深事親而已事長而已忠信與物而已視聽
言動而已王氏曰蒙者穉也山下出泉蒙解之
者曰靜而清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無
智巧無伎能無筭計純一無僞清靜本然所謂
蒙童也得其所養復其清靜之體不以人爲害
之是爲聖功大人通達萬變是鑿竅於混沌反
以害之也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知
識反爲良知之害才能反爲良能之害計筭反
爲經綸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復還本來

清靜之體所謂溥溥淵泉以時而出聖功自成
大人之學在是矣 履之九二周公曰履道坦
坦幽人貞吉孔子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楊
氏曰人行乎世道甚坦坦無疑無阻而人自亂
者因物有遷作好作惡自昏自亂胸中擾擾矣
豈能幽哉幽人貞吉幽人之心無以異於擾擾
者之心心自無體自清明自寂然不動視聽言
動心思皆其變化彼昏者自不明自擾擾自爲
繆亂爾幽人不昏故中不自亂不自亂由已非

外取其道也其曰貞者正也正者道之異名又足以明非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也 豫之六五

周公曰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楊氏曰未能無我其中未能盡亡故爲正道之疾恒不死言其意終不死象曰乘剛者九四爲剛六五乘之剛者堅物人執義之堅如之然此乃妄意強立已私此心中虛實無有我其妄立我乃外意爾非虛中之所有故象特發乘剛之象以明其在外恒不死之象學

道孜孜學不動心而其中隱然未能脫然而虛
者徃徃而是故聖人於此致其誨 復孔子曰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楊氏曰三才之
間何物非天地之心何事非天地之心何理非
天地之心明者無俟乎言不明而欲啓之必從
其易明之所而啓之萬物芒芒萬物循循難於
辯明陽窮上剝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
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

天地之心卽道卽易之道卽人卽人之心卽天
地卽萬物卽萬事卽萬理言之不盡究之不窮
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爲何始何終一思
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來思歸於何處莫究
其所莫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萬物
萬事萬理一乎三乎此尚不可以一名而可以
二名乎通乎此則變化萬殊皆此妙也喜怒哀
樂天地之雷霆風雨霜雪也應酬交錯四時之
錯行日月之代明也何往而非天地之心也羅

氏曰雷潛地中卽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
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
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
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自
純矣若謂有端可求有象可覩是商旅紛行而
后省旁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哉 无妄之
六三周公曰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
人之災楊氏曰六三无妄之災非爲邪者以未
能不作意不能不立於我故謂之災人性本善

本神本明志在於善反惟其災志在於得反有所失心在於靜得靜則失動矣心在於一得一則失二失三四失十百千萬矣心在於萬得萬又失一心在於同則得同得同則失異矣心在於異則得異得異則失同矣心在於實則得實得實則失虛心在於虛則得虛得虛則失實心在於中則得中得中則失四方心在於四方則得四方得四方則失中心心在於知則得其知得其知則失其不知心在於不知則得其不知得

其不知則失其知大抵有得則有失無得則無
失無得則得無得得無得則又失有得矣有得
非粗無得非精愈深愈窮無深無窮惟自覺者
四闢六通變化無窮是爲大中莫究厥始無窮
厥終無得尚不足以言之而况於有得乎故取
或繫之牛爲象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无妄之
九五周公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
藥不可試也楊氏曰五爲中中爲道九五得道
者也然有疾焉意或微動而過差此疾既小不

藥自愈如加藥焉其病滋甚故象曰不可試也
此爻唯已得道者知之未得道者不知此何等
義理也有病而勿藥有過而不改殆不可解也
此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加藥則不蒙矣則有
知矣有知則不一貫矣則妄矣大休无妄起意
於善是謂无妄之疾若又治此疾則於意上生
意疾中加疾此疾此妙非大非小惟道心大明
者始知此未至於大明者終疑 咸彖曰柔上
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觀其所感而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楊氏曰旣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非止與說離而爲二止與說合而爲一也如水鑑之萬象水常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哉止說之道乎 咸之九四周公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程子曰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兩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

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楊氏曰初拇二腓三
股五膂上輔頰舌九四居中正當心象爻辭亦
言心之所爲而不明曰心者何也心非氣血非
形體惟有虛明而亦執以爲己私若一物然故
聖人去心之名庶乎己私之釋而虛之神著矣
王氏曰山澤通氣以山之虛配以澤之潤唯虛
故通實則不通矣故曰竅于山川君子觀山澤
通氣之象虛其中以受人虛者道之源也目惟
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聲

心唯虛故能受天下之善目存青黃則明眩而不能辨色耳存清濁則聰曠而不能別聲心存典要則心窒而不能通變君子之學致虛所以立本也感者無心之感虛中無我之謂貞貞則吉而悔亡无心之感所謂何思何慮也何思何慮非無思無慮也直心以動出于自然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故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世之學者執于塗而不知其歸溺于慮而不知其致則爲憧憧之感而非自然之道

矣又曰儒者諱言虛寂夫子於咸發感應之理
詳言之何也蓋天下之感皆生於寂而其應也
皆本於虛虛以適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
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之默顏
之愚周之靜皆是物也世儒泥於典要思爲昧
夫所爲虛寂之體聖學所以不明造化或幾乎
息矣 恒彖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楊氏曰觀其所恒所恒即所感知所恒即
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爲所感自

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
恒亦不知感今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其
不恒者皆形也其風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
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其音聲則不恒其動作
則不恒其聲音之自動作之自不可知也不可
知者未始不恒也知其自未始不恒則知其發
其變化亦未始不恒無所不通無所不恒曰恒
曰咸皆其虛名曰易曰道亦其虛名天地萬物
之情如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如此

又曰象言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風天下
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情
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爲未始或動也此非訓詁
之所解非心思之所及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卽
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
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
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
始或動是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謂君子此
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動靜論王子曰君子

體夫雷風爲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无方
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也 晋象
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王氏曰日初
出地進而上行爲晋之象日出地則明入地則
晦日之明本無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
視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昭其明
德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復曰自復得
曰自得明曰自明昭曰自昭知曰自知皆非有
待於外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

欲楊氏曰山下有澤其山日損人有忿欲其德日損學者好讀書而不懲忿窒欲猶不讀也喜窮究義理而不懲忿窒欲不成義理也雖已得道而不懲忿窒欲是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陸氏曰但懲忿窒欲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益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楊氏曰凡

善卽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則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徃徃多自謂已不能爲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徃徃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無疆何者爲我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爲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爲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甘芳之美毀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中之雲氣亦如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本體無所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

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
之能禦者以舜之胸中洞然一無所有故無所
阻滯也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
小以高大楊氏曰子曰據於德德得也實得於
道也非言語之所及非思慮之所通故中庸曰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夫道一而已矣豈有道
德之異哉人心有昏之間故聖賢立言辨析其
所以異自古昔以來崇道者紛紛而得道者千
無一萬無一學者以思慮之所到爲道以言語

之所及爲道則安能無所不通變化無窮哉據
之爲言非若有若無恍惚之間也實有而實可
據也惟其未嘗思而思也未嘗爲而爲也蒙以
養正養此也順是而養之自漸至於高大不可
揠苗也揠苗者是無妄之疾而施藥也愈益其
疾矣惟蒙可以養之蒙者文王之不識不知也
孔子之無知也善養德者莫善於此道雖洞明
質有故習故習難於頓釋也順而養之意態不
作則本德自明自神自無不善自高大矣本無

聖學卷之二
高因人之卑陋而名其不卑陋者之爲高本無
大因人之小狹而名其不小狹者之爲大曰順
曰積皆設爲之辭自得自信者自知之彼未有
德者徃徃徇名失義徇名失實是謂章句儒

艮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
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程子曰艮其

背乃止也背無欲無思也故可止良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之謂良其背止其所不見也陸子曰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楊氏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爲光明而後爲得易之道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在乎前不在乎後凡

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
故聖人教之曰良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鼻
口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則應
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
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良惟此爲止
其所苟良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強止之終
不止也惟良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
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
其人矣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非有所而

欲无之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本無止本無
所今日止其所者止于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无
止之止真止矣夫是之謂止其所耳使有我則
有所矣王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
往來之義唯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故止也心之
官則思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鑿之應物
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爲萬物畢照
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著于無思卽爲沈空著
于有思卽爲逐物无思而无不通千聖之絕學

也先儒謂不出位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
行乎貧賤之顛專以應迹言未明思之本旨也
然不出位之思卽不願乎外之意心與迹亦非
判爲兩事良止也良其背止其所也是以無用
爲用也李氏曰震艮二卦聖人道問學之大事
也凡爲學者學問日博則聞見日廣聞見日廣
則道理日積道理日積則寶惜日深日積日深
日蔽日錮雖有豪傑不能自解脫矣此正所謂
利欲深坑殺人陷阱雖聖人與居亦未如之何

者曾不知學貴知止止必有所故良以背爲所
而止以不獲身不見人爲背無所止而自止者
此至善之止也此於止知其所止之止也有絲
髮未淨非背止之止矣故自趾以上分爲五交
皆止也而非其背非真止矣良趾者步亦步之
學也良腓者欲其止而恨其不能止之學也此
其可望者也良限者良於動地而強欲其不動
告子強制其心之學也終不可與有言者也良
其身飭躬者也良其輔謹言者也皆良也而非

其所難以言良矣不良不足以言學故以敦良
終焉然則言天下之真學問者非止與止則定
定則靜靜則安可以照鑒可以扣擊可以平均
可以經世而出世雖然苟非鼓之以雷霆至於
喪身失命億喪貝億无喪有事未易以蕩滌而
遽止也 彖測曰文王彖辭乃微言密旨宜備
述於篇而人已熟習之矣周公爻辭亦因彖而
發故并附見間摘其有所發明者使得以觸類
其全焉雖然謂之發明猶屬意言易非意想語

言之所能及在善悟者以神會之不然劍去久矣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文王有疾武王不脫衣冠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東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不聽乃還師居二年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

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矣又
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
出走矣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
曰百姓不敢誹謗矣武王曰嘻乃告太公太公
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
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十
有三年復大會於孟津主曰惟天地萬物父母
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子弗順天厥罪惟鈞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二月王陳師於高郊與紂戰於牧野紂師敗武
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問曰入殷若何周公曰
臣聞之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私惟仁之
親武王曰善哉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商
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
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
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武王問膠鬲殷之所
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

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
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之惡告
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
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武王克殷乃反商政
政由舊封比于墓釋箕子囚式商容閭發鉅橋
之粟散鹿臺之財歸項宮之女大賚於四海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
治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

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
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
顯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
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
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
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爲
子孫之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
懼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之類各爲銘焉
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

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
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几之銘曰
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
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
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
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
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寔惡乎失
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
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

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僇僇則逃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
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
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
之銘曰隨天之時必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
時劔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
背德必崩弓之銘曰屈伸之儀廢興之行無忘
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
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十有九年王崩年

九十三蠡測曰藏約二字自精一而來後孔門
約禮孟子守約又憲章乎此者也故知約則知
宗矣武王應天順人以斯成治而尤申問于踐
祚之初者固其無已之衷亦闡發以示萬世之
指歸守之無弊故曰爲子孫恒敬義者義卽是
敬非有二也主一之謂敬怠與欲乃其二三者
耳諸銘詞皆明此旨亦不可以忘一語是又其
銘詞中之喫緊者哉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之諸父一云庶兄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楮爲楮則必思遠方珍恠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乃解衣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武王旣克商訪于箕子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叙箕子乃言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叙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

聖學集傳卷之二
二十九

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
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
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
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於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滯朋人無有
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
克三曰柔克七稽疑乃命卜筮八庶徵曰雨曰
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
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
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
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九五福六極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爲禾黍箕子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蓋指紂也殷民間之皆爲流涕云朱子曰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陸子曰皇大也極中也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

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

比居可封叶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
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歛此五福以錫庶民捨
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惟皇上帝降衷
於下民衷卽極也凡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
則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
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福宜得
康寧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身或不壽此心
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
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

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也
孫氏曰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王之道主
之路所謂甚夷者也蔡氏曰皇極章蓋詩之體
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咏以協
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恍然而悟悠然而得會極
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蠡測曰皇極卽
太極之謂錫極者愚夫愚婦可以與能也洪範
與易皆備言天下之事物以明宇宙間無一事
一物不在吾心之中亦無一事一物足爲吾心

之礙二書之旨一而已矣稽疑必龜從筮從者
重無心也使汝與卿士庶民皆從以無心是卽
龜卽筮固不必以龜爲龜以筮爲筮也惟辟雖
言君道要亦指吾天君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
作福非作好作威非作惡玉食非口腹不然而
從其小體卽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凶害不免
矣庶徵之應卽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旨亦
猶別教中所謂一念心疑被地來礙一念心愛
被水來溺一念心嗔被火來燒一念心喜被風

聖學集傳卷之二
三三
來飄皆同此意耳福極之來雖聖人不能違猶
易之吉凶聖與人同不是聖人有福而無極有
吉而無凶也特其所以處之不同夫惟其處之
不同則福固是福極亦是福吉固是吉凶亦是
吉陸氏所謂論人一心者是也洪範之旨無疑
而易之旨亦不能外矣

周公

周公名旦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仁
異於群子能傳其父之道曰文王我師也及武

王卽位輔翼武王用事居多佐武王伐紂克殷
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周公乃
設三壇北面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
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以旦待王
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
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無墜天之降葆命
我先王亦未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龜於
是乃卜三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
入賀曰王其無害乃納冊於金匱匱中王翼日

乃瘳後武王崩成王幼公相王踐阼而治一沐
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
賢人公使管叔蔡叔監殷二叔疑公流言於國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避居東都東人歌之曰
公遜碩膚赤烏凡凡公遜碩膚德音不瑕後成
王感風雷之變發金縢之匱乃迎公反國管蔡
武庚率淮夷而反公乃奉王命興師誅管叔殺
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公作無逸曰嗚呼自殷
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
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言怒作多方曰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作易之爻辭凡
三百八十四爻爻繫之詞焉荀子曰周公屏成
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
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夫是
之謂大儒之效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
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然有欲故
也唯其可以蓄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

之類莫不可制焉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烏几几德音不瑕其以此夫或問程子曰周公勲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蠡測曰世稱周公制作勲猷周官法度皆其跡也公之秘密在易爻詞與夫歌詠文王諸詩夫公爻詞言言

如鏡花水月不可執捉而後人欲以訓詁明之
若獷豕之牙載鬼一車等皆欲強爲之解其可
通乎孔子曰所樂而玩者文之詞也謂之樂而
玩其不可以言解意度明矣以無味味之以不
解解之溷濡旣久一旦豁然樂而玩之之旨
也詩歌不識不知於乎不顯等皆宣明道奧吐
露無餘孔子刪詩學易異世傳心神交夢寐寐全
在于此若謂欲行其道於事業之間豈不遠哉
爰辭宜備錄而世方專習故間有所采附文至

聖學完傳卷之二
編中然終不可不備取而玩之也
三十一

衛武公

衛武公名和作抑之詩以自儆曰抑抑威儀惟
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
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
之章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
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

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
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暮成公年九
十五猶箴傲於國曰自鄉以下至於師長士苟
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
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宇有官師之典倚
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
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
訓御之衛人美之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今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善
戲謔兮不爲虐兮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嚴氏
曰抑詩自做之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大
學中庸相表裏蠡測曰庶人之愚日用不知也
哲人之愚賢知之過仁知之見也德行本於覺
知德者也興窳洒掃以爲民章不外尋常而證
至道也不愧屋漏是處皆心也神之格思吾心
卽神也未知臧否未能擇善也手攜示事而命
耳提明白指示不外耳目手足語默動靜之間

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抱子之知卽知也誰夙
知而暮成卽知卽了無等待也靡盈不增也切
磋琢磨無可添惟有可減也寬綽戲謔張弛不
礙也伊傳而後惟武公得其宗矣

文王篇

美音又
腓音肥足肚

號音閱

拇音母足大指
膻音梅背肉居心上

武公篇

誓音薛

聖學宗傳卷之二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武, 公, 篇, 誓, 薛, 美, 又, 肥, 足, 肚, 號, 閱, 拇, 母, 足, 大, 指, 膻, 梅, 背, 肉, 居, 心, 上]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錄號：002769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

聖學宗傳卷之二終







宣統伍陸年 叁月 拾 伍日